

关于文学创作与自然的思考

周晓燕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时代文学与自然日益疏远,依据文学心理学和文学接受等原理,在文学创作中刻意强化自然意识,并借用现代传媒的诸多优势,在“文学参与自然”的行动中,唤起人类精神性自然的意识,恢复文学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逐步把生态意识纳入社会的基础知识体系,最终使文学或文学创作在拯救物质性自然,缓解生态危机中起到明显的作用。

关键词:文学创作;文学接受;自然;生态危机;现代传媒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2-0044-05

写作,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实践性精神创造活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广义的写作是关于普通文体的基础性写作,本文主要论述狭义的写作,即文学创作在现代传媒语境下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一、文学创作与自然的关系密切,这是自然规律

中国重视自然以及文学和自然的关系,自古而然。《文心雕龙》之《物色》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2]693}。连小小的昆虫都会被物候所动,何况于人?自然风物对人情感的触发和它引发创作主体的写作冲动是“自然之道”。那么,“自然”到底是什么?文学创作与自然的关系怎样?

“自然”不是概念和理性,是直觉。“自然”主要有作为规律的“自然”和作为哲学范畴的“自然”两种说法。作为哲学范畴的“自然”是一种概念,其建立的原则和基础是“人为化的和烦琐的推理”^{[3]128}。创立了“过程哲学”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认为:自然是我们通过感官在感知中所观察的东西^[4]。著名的德国当代学者约阿西姆·拉卡德认为:我们应该不受哲学家的影响把“自然”误解为只是一种概念,自然不是概念是直觉,自然是本质,自然是荒野;自然是老师,自然是不可制服的;自然是善良的,自

然又是可怕的,与“自然”相联系的世界总是有用的,是生活必须的^[5]。法国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自然它先于理性,先于哲学、形而上学以及所有人造的推理,自然规律之所以自然,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然都是作直接的、根本性的倾听和反思,而无需依靠离奇烦琐的推理^{[3]128}。综上,人们普遍认为“自然”不是概念和理性,而是直觉,它以对问题的全局性把握为前提,是不依赖于严格的证明过程,以直接或跨越的方式获取答案的一种思维过程。笔者综合鲁枢元对于人类“精神圈的提法”^[6]对“自然”做如下表述:在地球生态系统中,①自然,物质性地存在于构成地球自然环境的生物圈中(生物圈是一个兼容了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的更大的圈),其能量源是太阳。②因为人类在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需要向物质性自然索取物质和进行能量交换,所以自然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其能量源是太阳。③自然,精神性地存在于“精神圈”中,它以顺应和提升物质性自然的生存和演变的节律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人内在信仰的升华物,其能量源是善良的人性,比如无私,热情,智慧、公正、正直和宽容等美好的人性。

文学创作的起源是人在劳动中对于物质性自然和自然节奏的摹仿。远古时,人在劳动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度和间

收稿日期:2008-03-02

作者简介:周晓燕(1975-),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歇,就不仅成为了音乐、舞蹈的节拍,还成为了诗歌韵律的起源和人类文艺创作的开始。文学创作逐步发展为人类赞颂物质性自然和渴求精神性自然的一种心理现象。随着人类语言和逻辑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创作不仅单纯地用来重演人类的生存行为和回忆劳动过程,还被看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被广泛地认为是“人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人类个体之间进行精神交流和情绪感染的一种渠道,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其审美文化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创造”^[7]。这种用文学的方式演绎美好的人性是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精神性自然的记录。但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学中,不仅描写美丽的山川风物,即物质性自然的题材日益稀少了,歌颂公正、淳朴和善良人性,即精神性自然的题材也越来越难欣赏到了。

综上,文学创作从其起源看,它与物质性自然关系密切,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它与表现人心的丑恶和善良,即社会性和精神性自然关系密切,所以,文学创作与自然的关系密切,这是自然规律。刘勰认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秘”^{[8]695},文学艺术总是根植于大自然的泥土之中,文学艺术对自然生态的养护负有天然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作为一个生物的有机体和它赖以生存的其他有机体一样必须服从同样的自然规律,例如没有水会渴死,没有植物和动物会饿死,没有阳光会萎缩,没有性交人类会灭绝。归根结底,自然是人类动物本质的源泉,人是自然之子。当一直在为人类提供巨大经济价值的地球母亲受到科技进步的强烈侵蚀,以科技为依托的现代传媒的负效应日益明显,生态灾难已凸显为全人类的重大难题时,与自然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和文学创作就更有责任,也有可能,在人类拯救地球,缓解生态危机的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下,笔者就将从文学创作与自然的现状分析入手,具体探讨现代传媒、文学与自然三者的关系,论述受传媒负效应的冲击而日益背离物质性自然和心灵性自然的文学又是如何借用传媒参与自然,实现拯救地球的行动。

二、文学创作与自然日益疏远,这是文学的现状和社会不良现象

面对生态灾难,时代文学几乎抛弃了对于物质性自然和精神性自然的表达,创作主体更多地看重社会性自然的存在,这表面看是作者在歌颂财富,炫耀人类对于物质性自然的征服经历,其实

质是一种反生态性的创作态度和蔑视自然,漠视人类生存危机的生活态度。为什么?为什么科技越进步,社会越发展,现代传媒越繁盛,物质性自然和精神性自然在文学艺术中却更少见了?这又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后果?

国际上,生态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早在1962年,在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后,“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变革成为以现代生态主义思潮为核心,即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主义,并成为全新的世界观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但是,苏联的一些学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基于人类要向物质性自然索取物质和交换能量的需要,曾提出“社会圈”的概念,即认同“自然的社会性存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现状证明,“社会圈”的提法是反生态的,应受到抵制和抛弃。因为“社会圈”概念的产生,是人类不以自然为本,自视比其它生物高贵的体现。人类骄傲地以为自己借助科技就永远地成为了征服地球的强者。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贪婪地损耗自然资源,终于导致生态失衡,酿成了现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因此,对于上文提及的自然的三种存在方式:我们歌颂物质性自然,保护地球母亲,我们渴求精神性自然,希冀拥有完美的人性,我们鄙视“社会圈”的提法,反对人类仅仅把自然看做物质的储备所。下文中提及和推崇的自然,或指物质性自然,或指精神性自然,而不是指社会性自然。

在中国,文学创作与自然日益疏远。表现物质性自然和精神性自然方面的创作题材日益缺失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自然”更多地是被当作财富的象征写进文学作品中。如果说几百年来形成的文学艺术作品用来“表德与载道”的风尚一度使得美丽的自然风物难以真正从文学艺术的视野中复出;那么,随着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中国人的生命观、消费观和审美观等正在快步走向多元并与世界融合,文学与自然非但没有恢复亲密的态势,甚至在文字和声音中冷淡自然已成为了作家创作的习惯。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电影、广告、畅销书中,太多的冠以文学的文字反复絮叨人类旺盛的情欲和物欲,太多的作者和公共传播媒介唯经济效益论,动辄以“身体”打底,用“性”作噱头,肆意演绎社会阴暗面、发掘“人性恶”,将文学艺术作品的选材宽度偏狭在对畸形社会现象的揭秘或者个人私生活的反复叙写中,甚至还有文章

专门教人如何虐待动物。

三、文学创作与自然日益疏远的原因分析

首先,科技至上的时代特征使冷落自然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并成为导致文学创作中“自然缺失”的根本原因。在过去几代人的生活中,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人类以前人无法想像的方式确立了对大自然的控制。人类看重科技,因为它能给人带来经济效益;人类迷恋科技,因为它能缩短时空,满足人各种各样的身体和心理的欲求。然而,在经济形势火热的背后,人类却并没有因为科技给自己带来物质的享受而增加了真正持久的幸福和快乐。在谈判桌上和生意场的倾轧和周旋中,在娱乐场的欺瞒和纵情中,丢失了质朴本心的人类日益走向了精神的偏执,更加肆意地向地球母亲伸手,开山挖矿,污染环境。在世界经济飞速奔跑了300年后,人类终于遭遇了世界性的生态灾难,连自己的呼吸、饮水和行走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行为都陷入了困境,人其自身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天敌和环境恶化的污染源。人类制造的垃圾甚至都已飞上了太空,扔到了南极,人到哪里,哪里就有污染,哪里就生态失衡,科技再进步也无法彻底解决生态问题,除非这个世界没有人这种动物存在。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说:尽管自然不会要求人类做出任何的对于物欲的限制,她会允许我们随心所欲地行事,但他会用自己特别的方式来限制我们。她可能以满足我们的东西来严峻地、残酷地、无情地摧毁我们^[9]。当自然与环境频频向人类敲警钟,唯科学论导致人类幼稚地认为生态问题单单是环境污染问题,依赖科技进步和社会管理的完善就可以了,跟文学艺术无关。以上认识依旧是人类错误地把自然仅仅当作物质和能源的储备库,认为自然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的表现,违背了文学与自然密切相关的自然规律。然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本身也说明了,人类已经陷入到完全依靠高科技已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尴尬境遇中,不管有多少人还痴迷在人类依靠科技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梦幻中,文学挺身而出参与自然的时候到了,文学将从澄清人心的贪婪入手,借由文学实现精神性自然的回归,最终使文学持久性地在人类拯救地球,缓解生态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是文学创作中“自然”缺失的主要原因。现代传媒主要是指无线电、电视、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它是人类拥有的一把双刃剑,它具有速度快、容量大、滚动化、范围广、开放性、可检索、可复制、多媒体、超文本、交互性等优点^[10],传播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当“现代化”在中国随改革开放而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后,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不断提速,它们运用自己无孔不入的传播能力,携带着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传播等目的,通过画面、话语和情景设置,刺激受众的消费神经,改变着中国的消费观念、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使中国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于物质生活的热衷和向往。

目前,无论是在中国的农村还是城市,大众对于媒介的接受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城市,多数人用于消除寂寞、打发时间和获取资讯的方式就是看电视、读报纸和上网。特别是电视,它已成为中国人必备的家用电器。在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中,大众的消费欲望被前所未有的带动起来了。众多的电视娱乐节目还以高额大奖刺激观众收看,公然宣扬日韩的享受方式,猛扛名利大旗,在刺激和鼓动观众互动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张扬了“暴富”思想,现代传媒的负效应日益明显,这对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大众物欲膨胀的进程。

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评2007年中国经济时指出,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0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多年来,第一次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排在了第一位;但是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中国经济还是更多地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来获得增长。面对还在依赖物质资源的消耗来获得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现状表明: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关切已演变成一种偏执,人们沉湎在构造一种世俗的、物质的安全感,来代替已经失去的精神上的安全感,从而在物质的丰厚中越来越走向精神性自然的背面。人们应该是从这种偏执中觉醒,反省人类的根本问题的时候了,人类早应该到了呼吁人类的开发行为“向内转”转向依赖与偏重精神性自然的时候了。人的精神资源是蕴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资源,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大众心中牢固确立了,同时,人类意识到单单拥有资本和市场还不行,还必须高于资本和市场的“最高使命”和“绝对需

要”——把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健全看做人类生存的最高智慧,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现代传媒的负效应日益严重,我们国家还没有有效地对大众开展媒体素养的教育。如果大众的媒体素养和鉴赏能力提上去了,即使媒体想再低俗下去,听众和观众也不会答应。但现状是:在日益丰富多彩的大众媒介面前,在我们的教育机构还没来得及面向大众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时候,受现代传媒的冲击,大众的娱乐空间空前扩大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疏远,甚至文学其自身都快消失了。很少有人再想去翻看厚重的文学经典和为了写作去亲自体验“自然”,人们已经习惯了睁开眼睛,打开电视,在永远恒温的房间里就能知道世界今天又发生了什么。更多的文学创作者认为出去跑素材太浪费时间,不如网络取材来得快捷省事。笔者曾以所任教的大学中文系的82名新生为调查对象,以“检视生态意识进入中国大学生价值体系并成为新的人性内涵构成的程度”为调查目的,对82名学生的400篇不同文学体裁的习作进行批阅。就取材而言,有68名学生的325篇习作的取材过程是在非现实的时空条件下,即网络空间进行,完全取代了传统写作中借由“读人”和“阅世”的聚材方式。“心灵”的作用永远在材料之上,那些通过虚拟的“实在”获取的写作材料因其缺少带有情感的分析、判断、组织和感受过程,所以根本无法替代现实生活的真实经验,纵有再高的写作技巧,也难以消除材料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字字章章都只是悬浮地存在,不是天真地存在,受众根本不可能在文章中体味到情感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也就更别奢谈在这样的文字中能与逼真的物质性自然和真诚的精神性重逢。

如果人们把对速度的追求纵容滋养为一种生活的习惯和写作的态度,这将导致人们无法停住脚步去思考和回顾更深层次的人类问题,人类的心灵就这样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速度诱惑和娱乐性的轰炸下走向萎靡和弱化,人类随娱乐空间的逐步增长将彻底丧失对自然的经验,“自然”将彻底消失在大众的生活视野和文学艺术作品里。文学除却了表达物质性自然和精神性自然,还需要它表达什么呢?文学将不再成为文学!英国社会学讲师尼克·史蒂文斯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说:连战争在现代传媒的怂恿下都变得不再是军

事、政治、死亡和流血,而只是新闻,是各种媒体狂欢的契机,甚至只是几个小时的实况娱乐节目,人们一边在家吃着爆米花和炸薯条,一边透过电视屏幕看飞机扔炸弹^[11]。

四、如何恢复文学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文学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文学活动都可以被看作一种心理现象^[7],文学接受理论认为:文学接受活动是读者个体化的审美体验过程,审美体验的直接效果包括审美、娱乐、情感方面的获取和升华,间接效果是指知识、思想方面的拓展与提高^[12]。总之,人们普遍认为:文学是人“心”的活动,优秀的文学使人在审美活动中,完善了人性,提升了人类感性认识世界的能力,同时也获取了更为丰富的理性知识,提高了人类理性认知世界的水平。

依据以上理论,为了实现“文学是我们参与自然的手段”^[13],就文学创作主体对于素材的提炼态度,除去文学的认知功能、宣泄功能和心理补偿功能,笔者单以文学能软化心灵的功能为论述的基础,呼吁创作主体“刻意强化自然意识”,“借用现代传媒”的诸多优点,让文学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向不特定的人表达和传递关于自然的信息,开始“文学参与自然”的行动轨迹:使人产生“生活如戏”的感觉→唤起同情、悲悯和人道主义精神→自我净化→自觉服从自然规律→节欲→尊重生命,平等地善待自然。

所谓“刻意强化自然意识”指:文学创作的主体(作者),即写作活动的直接策划者刻意地在选材中重检人与自然、文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借用现代传媒在表达系统(写作载体)中承载“自然”和“生态”(写作客体),启迪、感染和带动写作受体(读者)参与,甚至超前介入到写作活动中,与写作主体协作思考诸多的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期文学,乃至音乐、舞蹈、美术、建筑、戏剧、电影、电视和网络等文化领域都能成为有益于修复地球、缓解生态危机的人文资源。

所谓“文学参与自然”的行动轨迹,具体说,是文学创作主体正面展示人性真善美,侧面烘托人类的崇高情感,直接描绘自然风物,让接受者形成“生活如戏”的感觉,安慰和净化人类灵魂,在认同自然美景中顺应自然规律,甚至在对最卑微的小生物的悲悯中,感受生命的真谛与平等性,自

觉地服从自然循环的节奏变化,融身自然,体会“宇宙之大,蝼蚁之微,等无差别”^[14]从灵魂深处珍惜生命,爱惜地球,鄙视贪欲,节制物欲,彻底放弃对于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采,放弃社会性自然的说法,善待自然和生命,唤醒精神性自然的意识,人类从此生活在由善良、质朴、公正和宽容等美好的人性织造的社会风气里,人与自然相互滋润,和谐发展。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参与自然,缓解生态灾难的结果,是我们努力恢复文学创作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现实意义,这尽管是一种刻意的人类调节行为,却是写作活动在传媒语境下高于资本和市场的“最高使命”和“绝对需要”。

所谓“借用传媒”的含义在于:我们不因现代传媒曾给文学创作带来负效应而成为文学远离自然的主要原因而排斥它,要合理利用传媒这把双刃剑,借助传媒速度快、容量大、滚动化、范围广、开放性、可检索、可复制、多媒体、超文本、交互性等优点,更高效地帮助文学参与自然,缓解生态

自然灾难,毕竟,生态危机迫在眉睫。

在传媒语境下,当科技已不能彻底解决人类的生态问题时,人类借助文学拯救地球,文学借助现代传媒更高效地参与自然,缓解生态危机是时代的呼唤,是自然规律,并充分地体现了文学与自然密切的关系。只要生态危机还没有消除,我们呼吁文学创作行为主动接受生态观念的声音就不能停歇,我们要在文学参与自然的行动中,把发掘人的生存智慧的生态观念日渐发展成为人类整体性的哲学观念,把生态知识逐步纳入社会的基础知识体系,将人类对于自然的“最高使命感”和“绝对需要”意识演变为知识和逻辑、结构和系统、行为和习惯,借由现代传媒,高效率地把自然、感性、生机、实践、敬畏、赞美、关爱和守护导入人心,使关注生态环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成为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思维的习惯,最终使文学能可持续性地帮助人类缓解生态危机。

参考文献:

- [1] 尉天骄. 基础写作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
- [2] 刘勰. 文心雕龙. 范文澜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4] 怀特海. 自然的观念[M]. 张桂权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3.
- [5] 拉德卡. 自然与权力[M]. 王国豫,付天海译. 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21.
- [6]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43.
- [7] 鲁枢元. 文学心理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8] 弗洛伊德. 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未来[M]. 严志军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2.
- [9] 李正良. 传播学原理[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46.
- [10] 尼克·史蒂文斯. 认识媒介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02.
- [11] 童庆炳. 文学概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542.
- [12] 杜威. 艺术即经验[M]. 高建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70.
- [13] 五十奥义书[M]. 徐梵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0.

On Literary Writing and Nature

ZHOU Xiao-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Nature seems to have disappeared off the time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literary psychology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we must emphasize the need for nature and make use of the modern media, let literature attend nature, arouse grand human nature resumed the close conn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nature, and bring ecological spirit into the system of basal knowledge. Ultimately literature has rescued nature triumphantly.

Keywords: literary writing; literary appreciation; nature; ecological crisis; modern media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小玲,沈爱琴)